



场院

朱乃波

场院是过去农村农民用来堆放庄稼，碾压黄豆、高粱、谷子等农作物，晾晒粮食的地方。场院自古就有，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狼》一文中写道“顾野有麦场，场主积薪其中，苫蔽成丘。”麦场，就是打麦子的场院。古代种田多的大户人家，都有自己的场院。

场院一般都不在村里，大多设在地势较高、临水、交通方便的地方。我小时候，在榆树县老家居住，生产队的场院就设在离村二里多地的一个大水泡子南侧。地势较高，平坦开阔，东临大路，西面、南面是庄稼地。

场院的北侧有一块地方是不耕种的，西面和南面种一些早熟的庄稼，到秋天时早点收割，然后把地里的垄台铲平，再用碾子碾压，如果土干，还要喷上水。下点小雨之后轧场地效果更好。场地扎实，庄稼就陆续拉回场院了。

先成熟的是小麦，收割完拉到场院，场院顿时热闹起来，人们把麦子铺到场院上，赶着马拉着石碾碾压着麦穗，然后翻场，几遍之后，将麦粒、麦壳一些杂物攢在一起开始扬场。将小麦弄干净之后，根据各家人数和劳动力情况，可以分到数量不等的小麦。打场后的麦秸，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金黄的麦秸散发着清香，在上面尽情地嬉戏打闹，摔跤打滚，非常快乐。麦子打完了，就把麦秸分给各家，那时人们大多住土坯房，每到秋天，都要扒炕抹墙，麦秸是和泥的好材料。

秋天到了，场院平整好了，谷子、大豆、高粱、玉米陆续拉进场院，玉米金黄，高粱火红，成垛的庄稼像小山一样。场院里人喊马嘶，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

生产队在场院北侧搭了一个窝棚，还安排了两个人专门看场院，吃饭换班，防止有人偷粮食，防止火灾，还要防止牲畜来祸害庄稼。

那时学校放秋收假，高年级的学生都要参加队里的秋收劳动。社员用大车把玉米棒拉回来，黄澄澄的堆得像小山似的。怕捂堆，就要把玉米码起来。白天没时间，有时晚上社员要夜战。在适当位置铺上厚厚的玉米秸，然后选大而长的玉米，一根根地码在边上，大家把玉米装到土篮里，倒在玉米堆的中间。明亮的汽灯下，大家说说笑笑，手在飞快地捡着玉米，有时要劳动到晚上十点多钟才回家。

等到庄稼全部拉到场院，已经是初冬了，早晚开始上冻，社员就开始打场。一般是先打谷子，社员将谷捆从垛上扔下来，然后打开捆，依次摆在场院上。谷穗与谷穗要对着摆，形成一个大圆圈，然后赶着马，拉着石碾开始打场。打场时，一个赶马人站在铺好谷子的圆圈中，一手拽着长长的缰绳，一手拿着鞭子，大声吆喝，驱

赶着马。明亮的月光下，滚动的石碾吱呀声和赶马人的吆喝声汇成了一支丰收的乐曲。

打谷子至少要碾压三遍，碾压一遍要翻一次场，翻场时要用木叉将谷草挑起，抖一抖，翻个个儿放下。碾完一场，要将谷粒和一些杂质攢成堆，选择有风的天，找有经验的社员用木锨扬场。扬场时要顶风，成熟的谷粒在上风头落了下来，杂质和瘪粒被风吹落到下风头。扬场时还要有人冒着灰尘，披着雨衣或麻袋，把落在粮堆上比较小的杂质扫下来。还有人搂长耙，用长齿的木耙子把大一些的杂物搂下来，之后将干净的谷子装袋。有少量杂质的谷子，还要再扬一遍，只见扬场人撮起谷子，斜着往起一抛，伴着优美的弧线，谷子就从空中飘落下来。俗话说，会扬的一条线，不会扬的一大片。扬场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能干的。

高粱穗在地里被削下来后捆成捆，打高粱、黄豆时，只要把捆打开，均匀地铺成个大圆圈就可以碾压了，打场、扬场的过程和打谷子基本是一样的。打完场的谷瘪子和筛出来的碎豆瓣可以喂猪。那时没有脱粒机，玉米种得也比较少，玉米脱粒都得用手搓，先用玉米镢子碾下几行玉米，这样搓玉米就比较容易了。

场打完了，打下的粮食除分口粮以外，其余的都交公粮了。秸秆也都陆续分到了各家，只剩下几垛草，孤零零地“站”在场院里，显得冷清而寂寞。但场院却是孩子的乐园，我们在这里捉迷藏，草垛空就是孩子藏身的好地方。踢足球，选一块地方，在两头各摆上两块大土块，当做球门，踢着用棉花和布缝成的足球，玩得汗流浹背，热火朝天，不亦乐乎。

打完场，地上残留的秕谷和谷草，吸引了成群的麻雀前来觅食，那时麻雀特别多，我和小伙伴有时就下夹子捉麻雀。鸟夹用粗铁丝和钢丝制成，支好了鸟夹，用一个没有粒的高粱穗，轻轻地扫了一些秕谷和雪，将夹子盖好，鸟夹的支棍上有一粒用线穿好的麻籽，麻雀觅食啄麻籽的时候就被夹住了。有时候半天就能捉住几只麻雀，带回家放火盆里烧着吃，特别香。

那时男女谈恋爱也没有什么好去处，有时就上场院的草垛空。有一次，我们在月光下玩捉迷藏，就看见一对青年男女正手拉着手站在草垛空里说话呢。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古老的打场方式逐渐发生变化，我们生产队买了脱粒机，再也不用笨重的石碾子打场了。场院失去了它的功能和作用，逐渐被淡忘了。农村场院在过去的劳动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证了过去社员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也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许多快乐，那些记忆在岁月的时空里散发着缕缕清香。

初雪，静悄悄（外一首）

叶淑华

一朵朵，深情地飘落
如同一场告白
灯影下的你，温柔又恬淡
裹挟着风里的炊烟
婀娜着，从天际
款款而来

你迫不及待
轻轻吻上我的眉眼
倾吐，埋藏心底的渴盼
你悄悄呢喃着
这思念的心路啊
历经了几多苦，几多远

黄昏吹着雪的软
将这缕盈怀的甜糯
在夜的帷幕中，静静摆浅
雪儿脉脉含情的模样啊
比春雨还缠绵
此刻的星子
也早已羞涩地躲到了
云层里面

初雪，悄悄地
从一朵朵花蕊深处走来
冬的画卷，已漫展……

今夜，被你的娇羞牵绊

想不介意你的柔情温婉

却被你
一朵挨着一朵的娇羞
深深牵绊

那抹感动的风儿
正悠闲地穿过林间
将飘零的初蕊
堆成一种
婀娜的姿态

虽说温暖
离这个季节渐行渐远
那绒绒的雪被
将北国斑斓的秋色遮盖
可这抹圣洁的白
却让人从纯粹中
找回，怦然心动的圆满

一片片轻盈的飘雪
飞跃万水千山
抵达梦的彼岸
笑语软软
洗尽心头的铅华和疲倦
点缀了今夜的北国楼兰
也悄悄醉了
醉了伊人的泪眼

真想啊
真想采撷一瓣
将其塑封在心底
永远永远……



大镐

王爽

在繁多的农具里，仅镐就有各式各样的。我最初见识的镐，是菜园里的尖镐，其作用是将垄沟里的土培到垄台上，有代犁犁杖蹬地的作用。后来又接触到平镐，是母亲种菜时用它刨地用的，父亲在生产队刨茬子更离不开平镐。还有一种十字镐，又称洋镐，一头尖一头平，多用于挖掘坚硬的土石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又出现了一种特别的镐，叫大镐。其实它也不算很大，但用它的人力要大。

农谚说，新春伊始一年端，积肥送粪要抢先。年前后的主要农事是刨垫脚和刨粪堆，往地里送粪。垫脚就是湿地里的河泥，刨垫脚和刨粪堆一样，是一项重体力劳动。那时节天寒地冻，所用的工具就不仅仅是十字镐了，还需要用大镐、楔子和榔头。

大镐的镐头是由一整块厚铁打制，长约三十厘米，宽约十厘米，厚三至五厘米。一把大镐重量差不多十公斤。镐把也特别粗，如成年人的胳膊。

刨粪时，凭镐头落地的震动，把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粪堆，从局部一点点地震裂。抡大镐的庄稼汉，用不上一会儿就累出一身透

汗。有时年轻人互不服气，较量抡大镐，不过很快就会分出输赢。抡大镐得憋着用力，如果急于求成，用不上半天，两只胳膊就会抬不起来。我十二三岁的时候，看到刨垫脚的，就凑过去拿起大镐跃跃欲试。二大伯说，你能把它拿起来就已经不错了，可千万别往下刨，容易震断你的细胳膊。

那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几个特大的粪堆。冬季里用又沉又重的大镐刨下去，便出现一个震开的裂缝。接下来，大镐也无能为力了，便有聪明的人发明了铁楔子。楔子的形状酷像木匠的凿子，但比凿子得大十几倍，比大镐还厚一倍多，上边有个圆形的榫儿，装上个粗壮的硬木短把，顶端还要套个大铁箍，以防木把在捶打时震裂。把铁楔子插入由大镐刨出的裂缝上，再用几十斤重的铁榔头猛砸楔子，楔子便慢慢进入并涨开裂缝，把巨大的冻粪块涨下来。然后把冻粪块继续用大镐分解成能抱得动的小块，装上大车，运到田野里去。

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后，大粪堆也就没影了。那昙花一现的大镐，作为那个时期的特殊产物，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翻过了曾经辉煌的一页。

